

联合 国



安全理事会

正式 记 录

第二十五年

第一五三〇次会议

一九七〇年三月六日

纽 约

目 次

	页次
临时议程 (S/Agenda/1530)	1
向离任主席致谢	1
通过议程	1
南罗得西亚局势问题:	
一九七〇年三月三日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常驻联合国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 (S/9675)	1

说 明

联合国文件都用英文大写字母附加数字编号。凡是提到这种编号，就是指联合国的某一个文件。

安全理事会文件(编号 S/…)通常刊载于每三个月印行一次的《安全理事会正式记录补编》内。文件全文或有关资料可按日期在补编内查阅。

安全理事会决议依照一九六四年所通过的体制编号，刊载于每年一卷的《安全理事会决议和决定》中。新体制于一九六五年一月一日起全部实施，并追溯适用于以前通过的决议。

第一千五百三十次会议

一九七〇年三月六日星期五上午十时三十分在纽约举行

主席：华金·巴列霍·阿维莱斯先生
(哥伦比亚)

出席者有下列国家代表：布隆迪、中国、哥伦比亚、芬兰、法国、尼泊尔、尼加拉瓜、波兰、塞拉利昂、西班牙、叙利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美利坚合众国和赞比亚。

临时议程(S/Agenda/1530)

1. 通过议程。
2. 南罗得西亚局势问题：

一九七〇年三月三日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常驻联合国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S/9675)。

向离任主席致谢

1. 主席：我要感谢在我之前领导安全理事会工作的一月份和二月份的主席。他们是布隆迪代表特伦斯大使，他在一月份是如此能干地领导了安全理事会的工作；还有中国代表刘大使，他在二月份十分机敏地接着进行了领导工作。

2. 在传统上，三月份是一个充满着冲突的月份。三月这个月同战神玛尔斯联系在一起是很有道理的。自儒略·凯撒时代以来，三月十五日的不祥之兆就一直折磨着人类。我能希望的只是，今年的三月将是给我们带来和平的月份。

3. 刘先生(中国)：主席先生，感谢你对我的推许。由于我没有干过什么事情，我以为我不应该得到

任何赞扬。但我确信，即使在这个困难的三月，安理会在你明智的领导下，也能为和平取得巨大的成就。我代表我国代表团对你表示最诚挚的祝贺和最良好的祝愿。

通过议程

议程通过。

南罗得西亚局势问题：

一九七〇年三月三日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常驻联合国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S/9675)

4. 主席：在开始辩论之前，我想提请安理会各理事国注意：有一项决议草案已经提交安理会审议。这项草案是联合王国提出的，载于文件S/9676上。安理会现在开始对议程上的这一项目进行审议。

5. 卡拉登勋爵(联合王国)：首先，我要感谢刘大使，因为他表现出足够的克制和谦逊，而且一向体谅别人，谦恭有礼，因而使我们在二月里得到一些考虑的时间。

6. 与此同时，阁下，我热烈欢迎你担任本月份主席。西蒙·博利瓦尔有一次赞美你的国家象一所大学——这是不平凡的赞颂。我相信，他这句话的意思是说你的国家既不追求狭隘的民族目的，也不追求纯粹物质的目标，而总是力求在更广泛的自由与兄弟情谊上树立人类的关系、人类的抱负和人类的努力的最高准则。博利瓦尔本人就是为实现这些准则和理想而奋斗的战士。我们知道你能完全代表你的国家，所以

我们期待着这个月在一位杰出的哥伦比亚人担任主席的亲切而有教益的指导下工作。

7. 我在请求召开一次紧急会议之后，抱着单一而明确的目的来参加安理会。这个目的在本周早些时候散发的那份决议草案[S/9676]中已经讲明了。

8. 阁下，在今天发言时，我想感谢你给我们的指导，同时也感谢安理会其他代表在这次会议之前的磋商过程中所表示的谅解。任何一位代表要求召开紧急会议的权利都得到了承认和尊重。在进行磋商期间，安理会的其他代表仔细地听了我的意见，对此我表示感谢和欣赏。这些磋商都是按安理会优良的传统进行的。

9. 现在我想对我早些时候提交的那份决议草案提出一个修正文本。修正文本①内容如下：

“安全理事会，

“回顾并重申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十二日第216(1965)号、一九六五年十一月二十日第217(1965)号、一九六六年四月九日第221(1966)号、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十六日第232(1966)号和一九六八年五月二十九日第253(1968)号等项决议，

“1. 谴责南罗得西亚种族主义者少数政权的非法行为，包括僭取共和国的地位；

“2. 决定——按照联合国宪章第四十一条——：联合国所有会员国应拒绝承认该非法政权并拒绝给予它任何援助；并注意到联合国宪章第二条所阐述的各项原则，敦促非联合国会员国的各国按此行事。”

10. 安理会一眼就可以看出，这个新的决议草案是措词明确而强硬的。我们认为用这样明确而肯定的语言把我们的目的讲出来是恰当的。我相信这种语言将为安理会所接受。

11. 在提到这份即将散发的新决议草案之后，我跟着要说，自从一九六五年十一月罗得西亚非法宣布独立以来，安理会关于罗得西亚的每次辩论我都参加了。我非常熟悉许多提出的问题和这些问题的深远

的、重大的意义以及由这些问题所引起的强烈的情绪。

12. 我从来没有想过要主张推延，当然也从来没有想过要怀疑局势的严重性和在这个安理会上发表强烈意见的那些人的动机。

13. 我不怀疑我们所审议的问题是一个更大得多的问题的一部分，的确，它是现代世界所面临的主要问题之一的一部分。所涉及的这些问题，是有关平等、自由和人类尊严的问题。把这些问题放在国际社会的议程的首位是对的。这些问题在我们今天的议程上有特别的迫切性。

14. 正是以这些广泛的问题为背景，我相信我们今天可以集中在一个单一而直接的目标上。对这个目标，我坚信我们是能够毫无保留地和迅速地取得一致意见的。

15. 为什么索尔兹伯里非法政权企图实行一部新宪法；为什么它接着解散议会，从而企图僭取共和国的地位呢？这种行动原因是什么？他们想达到什么目的？这些问题的答案是十分清楚的。他们想得到承认。

16. 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承认了这个非法政权，所以这个非法政权最切望的就是得到承认。这个政权十分了解，没有国际上的承认，它就不能逃脱慢慢陷于孤立。这个政权需要资金、需要贸易、需要移民。它想削弱国际上坚持实行经济制裁的意志。但最重要的还是需要得到承认。的确，它认为如果能得到承认，它就能借此追求和实现它的其他目的。得不到承认，它终归是没有希望的。

17. 极其重要的是，我们应立即坚决地——我还希望是一致地，并以全世界的名义明确地指出：这个少数人政权将不会得到承认，不会为人们所接受，不会获准加入国际社会。

18. 这个少数人政权所最切望的，莫过于得到承认；而正是这一承认，我们应该全体一致加以拒绝。

19. 我也许可以补充说：回顾我们在安理会过去就罗得西亚进行的讨论，我得到的印象是：当我们意见一致时，我们就能够有效地采取行动；而当我们意

①后来作为文件S/9676/Rev.1分发。

见分歧时，进展就受到挫折。当我们各持己见时，我们在这里就一事无成，而只能使这个非法政权得到宽慰。如果我们现在竟然还是意见分歧，不能采取那种我认为是必不可少的行动，那么，我们就只会使那个我们大家都憎恶的非法政权感到宽慰。我恳切希望我们不要犯这种不可饶恕的错误。

20. 我希望安理会传给世界的信息，将是断然否认那部无耻的种族主义宪法，那部违反了平等与正义的每一项原则的宪法。

21. 我并不否认我们有一些必须共同审议的棘手而难以对付的问题。我们之间可能有实在的意见分歧。但对承认这一问题，我看不出有任何怀疑、分歧或无法肯定的理由和余地。至少有一件事我们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承认之门不仅现在而且将来也必须关闭和堵住。我希望我们现在在这里就能共同把这个问题明白无误地弄清楚。

22. 我回想起一九六五年十一月非法宣布独立之后在安理会举行的那次辩论。我记得当时正是我的朋友约旦大使对我们讲了话，就象我今天讲的那样。他的论点是：无论做过什么别的事情，还必须采取一项立即的行动。他提出了一项同我现在所提的十分相似的决议草案。该草案马上就被接纳了。他使用了我现在提出的论点。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十二日，他说：

“我们应当说清楚，任何承认这一非法政权的国家都要分担责任——我要说是参与了一种向联合国所坚持的一切价值进行挑衅的行为。如果所有国家合作，我们就能把那个政权的所有活动束缚起来。不然的话，我们就会为更多的挑衅、镇压和不法行为以及更多的对正义的基本原则的否定敞开大门。

“……文本是不可能引起争论的。在那里面没有争论或辩论的余地。它是非常非常急需的；现在就需要。所以我希望安理会在进行审议之前，先表决这个决议草案。”〔第一二五八次会议，第7段和第8段。〕

23. 上面就是一九六五年约旦大使在安理会这里我们的辩论中所说的话。这些话得到了重视。安理会采取了行动。全世界都注意到了。结果，世界上没

有任何一个国家承认这个非法的政权。这正是我今天所主张的。我们有必要重申、赞同和加强我们在一九六五年十一月通过第216(1965)号决议时所采取的行动。

24. 我看到了非洲各国的领导人就这个非法政权目前所实行的进一步的非法行为所发表的许多讲话和声明。他们提出了许多问题，但在承认这个问题上，他们都是同一说法，同一想法，同一目的。关于这点，我相信我们大家的意见都是完全一致的。不要妥协。这就是我们大家应该传出去的信息。不要同种族压迫妥协。不要同种族至上主义妥协。不要同种族不平等和种族不公正妥协。在这些问题上，我们都务必不要站在错误的一边。对这些问题，一定不要有所怀疑，而且不应有分歧。

25. 毫无疑问，我们将有而且应该有许多机会发表意见和继续辩论。但无论我们做什么或说什么，我希望我们将一起完全同意和毫不拖延地采取我认为是我们大家都乐于支持的那项直接的行动。我希望安理会将毫不犹豫地一致通过我们今天提出的决议草案。

26. 让我们共同行动起来。让我们毫不拖延地、毫不犹豫地行动起来。在这个问题上，让我们作出一致的、明确的、迅速的决定。

27. 穆卡先生(赞比亚)：主席先生，让我首先执行一项十分愉快的任务，那就是对你担任安理会主席的职务表示敬意。我们知道和深信你作为一个外交家和政治家的素养是不亚于任何人的，因此，见到你就任这一崇高的职务，我们感到愉快。对目前这个会议关系更大的，是贵国政府就南部非洲的当前局势所表示的明显立场。我们当中那些曾有机会在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或就在安理会里以前讨论有关津巴布韦的各项决议时和你们代表团一起工作的人，都对你们和我们的见解一向完全相同这一事实，感到十分满意。既然如此，我国代表团唯有向你保证，在你执行这十分重大的任务时，我们将给予最充分的合作。

28. 请允许我也对另一位卓越的政治家和外交家布隆迪大使表示敬意，因为他在一月份主持安理会工作时表现出优良的作风和卓越的魄力。

29. 赞比亚代表团代表布隆迪和塞拉利昂代表团以及它自己要求就程序问题发言。安理会的代表无疑是知道这三个代表团是重视津巴布韦问题的，因为安理会不仅知道联合王国政府也是重视这个问题的，而且知道该国政府对罗得西亚这块领土所负的责任。

30. 因此在经过例行的磋商而推迟了这次会议之后，国际报刊开始在人们中制造一种印象，似乎布隆迪、塞拉利昂和赞比亚代表团正在设法阻挠应联合王国请求而召开关于罗得西亚问题的安全理事会；看起来，这可能很奇怪，而且在某种程度上是使人迷惑不解的。其实，就是不谈我们在这个问题上的利益，我们也完全知道和承认：每当一个安理会理事国，或者，甚至任何一个联合国会员国，要求召开这样一次紧急会议的时候，安理会都应尽速召开，这是符合安理会的利益的。其实，说这三个代表团想拖延某一常任理事国要求联合国采取的迅速行动，这种含沙射影的说法本身不仅可笑，而且是故意中伤。因此，即使是仅仅为了驳斥国际报刊所制造的那种不负责任的言论，布隆迪、塞拉利昂和赞比亚代表团也愿意作一个安理会各理事国早已熟悉的简要的解释。

31. 几乎在联合王国常驻代表向安全理事会主席提出这个问题的同时，代表着四十个会员国的非洲统一组织部长理事会也同样在考虑安全理事会该对这个问题采取什么行动。部长理事会在结束讨论时，决定阿尔及利亚、塞内加尔和赞比亚三国外交部长在联合国非洲小组的协助下向安全理事会提出这个问题。主席先生，如果我可以预先提供情况的话，事实上一封请求召开安理会讨论同一问题的信将要送交给你。

32. 正是由于这个决定，非洲小组，特别是安全理事会的非洲各国代表才要求会议延期，以便等候部长理事会更具体的指示。

33. 总之，布隆迪、塞拉利昂和赞比亚三个代表团面临的问题是：要求安理会等候非洲统一组织部长理事会所委派的部长们到达纽约之后才开会，这在礼节上和程序上是否不恰当。这个观点已经向我们所有的同事讲得非常清楚。我们相信，要求仅延期几天开会的理由是不会引起任何误解的。我们感到十分高兴的是，卡拉登勋爵在他具有明确特点的说明中解释了这个观点，我们对此感到满意。

34. 我们当然赞同这的确是一个十分迫切的问题这种观点。事实上，我们倾向于认为，我们这三个代表团终究可能比其他代表团更加强烈地持有这个观点。然而，由于我代表三个非洲代表团所作过的解释，而我们又自愿地同意了应联合王国的紧急请求召开这次会议，使联合王国代表有机会在安理会上发言，以便它在这个问题上采取进一步的行动，所以，我们仍然感到处境有点为难。因为部长理事会授权我们三国的部长把这个问题作为紧急事项向安全理事会提出，而我们就着手进行辩论，这似乎是不妥当的，尤其是我们不想要求召开另一次会议来讨论这一问题。此外，联合王国代表既然已经提出了一些建议，即使光凭这个理由，我们认为：暂时休会，下周初再复会，让我们有时间就已提出的或即将在这次辩论中提出的建议进行磋商，这是恰当的。因此，请允许我代表布隆迪、塞拉利昂和我国的代表团正式请求休会，至下周初再复会。

35. 请允许我现在简单地概述我自己的政府对联合王国政府早些时候提出的、并在这次会议过程中作了详细说明的范围很窄的建议的初步反应。我谈这一点的时候绝不是怀疑联合王国政府对津巴布韦的不幸事态的关注。英国代表团本身也知道我们总是力图在英联邦总理会议和安全理事会这里共同努力寻求一个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

36. 此外，我国代表团还记得杰出的卡拉登勋爵于一九六九年六月二十四日在第一四八一次会议上所作的呼吁，当时反叛分子正在举行公民投票，为他们本周所采取的行动作准备。勋爵阁下是这样说的：“安理会十分清楚我一向主张我们应该联合行动，一致行动并尽力行动。非常遗憾的是我们没有这样做。我们不是前进了，而是后退了。”当时我听到勋爵阁下再次呼吁协调和行动，我感到高兴。

37. 我国代表团希望，我们这次将不仅能一致地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共同行动，而且，最重要的是我们这样做是以必须肯定地前进一步为前提的。

38. 前进的这一步是什么呢？请允许我说：在这点上，我们也希望，联合王国政府的目的会同我国政府的一样，即结束在津巴布韦的非法政权，在公认的

普选原则的基础上给予该领土独立，并制订一部旨在保护所有罗得西亚人民——我重复一遍：所有罗得西亚人民——的利益的宪法。因此，我想请问安理会的问题是：按照安理会深思熟虑的判断，今天所提出的建议事实上是否朝实现这一目的前进了一步。

39. 我国代表团已经一再提醒安理会，问题的根源既不是一九六九年六月的公民投票，也不是本周宣布成立的非法的共和国。尊敬的英国外交大臣迈克尔·斯图尔特阁下仅在几天前在众议院简明扼要地说过：“罗得西亚自己宣布的共和国地位和它在一九六五年单方面宣布的独立同样〔是〕非法的。”可见，我们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是一致的。所以，看来很明显，要采取的正确行动，是不仅谴责一种无论如何已为大家熟知并承认是应受到谴责的非法行径，也不仅重申我们一向对那些从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十一日起就一直同罗得西亚有瓜葛的国家发出的呼吁。虽然我们在努力使该政权长期陷于所谓国际孤立方面没有什么争论，但是，如果我们的努力——即使现在为时已晚——都是为了促使该政权倒台的话，我们就会更感高兴。这就是我们想看到的前进的一步。也正是在这点上，我们认为今天所提出的建议——如果我可以这样说的话——是极其不恰当的。安理会不应满足于只是对津巴布韦的反叛分子制造一些不痛不痒的烦恼。如果是这样，就等于间接认可一个长期以来令人憎恶的东西。

40. 因此，在我们看来，安理会现在就应着手认真探索推倒索尔兹伯里政权的方式方法。如果安理会竟然宁愿热心于搬弄辞藻，而不去结束那个政权，那将是最大的不幸。

41. 我在前面说过，这些仅仅是我国代表团的初步意见。我期待我国的部长来这里参加这次辩论，并希望安理会将接受三个理事国提出延期开会这一小小要求。我毫不怀疑我国的部长将在辩论中提出我国政府的正式立场。

42. **特伦斯先生(布隆迪)：**主席先生，我国代表团能够参加在你的出色指导下的安理会议活动感到荣幸。我们重视你要起的作用，这种重视使我不得不把要说的关于你的话放到日后，即在安全理事会讨论这个问题的实质而我有必要再发言时才说。

43. 我要请你原谅，并请安理会所有代表原谅，我国代表团出于同召开安理会有关的不得已的原因而耽误了到达的日期。耽误到达的日期，绝不是要抵制安理会的工作，而是同需要召开这次会议的动机有密切的关系，也就是说，同我国政府进行必要的联系是稍为耽误的原因。

44. 首先在对赞比亚代表所讲的话和他作为我们的发言人向安理会申明的立场表示赞同的同时，我还要根据我国政府的指示和从非洲小组的角度说明我们的立场。

45. 由于罗得西亚问题的性质及其重要性，需要事前进行磋商。尽管这些磋商很简短，但某些人士还是竟然怀疑非洲小组搞从中作梗的花招，这种推论无疑没有注意到三月二日星期一的新闻报道。这些新闻报道是在一次紧急的会议后发出的。在这次会议上，非洲代表团回顾了整个罗得西亚问题，并考虑了对付伊恩·史密斯登峰造极的非法行为的各种可能的方法。

46. 首先，大家都知道，联合国的任何会员国都有权要求这个机构开会，更不要说安全理事会的常任理事国了。然而，安理会确认的习惯要求主席要在同其他代表进行磋商的基础上来确定首次开会的日期。

47. 根据这个无可否认地由传统确定的程序，可以说，提出要求的国家要服从于并不一定总是对这个国家有利的各种无法估计到的情况。例如，昨天下午的安理会本来是难于召开的，因为四个大国当时正忙于另一件同等重要而在某些方面来说对联合国的关系更为重大的事情。

48. 在把这个一般原则应用到我们当前这个具体情况，即联合王国代表团要求安理会召开一次紧急会议这件事情上，非洲小组决没有阻碍这次安理会的召开，而是进行了紧张活动，以作好准备。正如四天前发出的新闻报道的内容所表明的那样，某些因素促使非洲各国的代表要反对任何阻碍它们的企图。其中包括：

49. 非洲统一组织在亚的斯亚贝巴会议上刚刚指示三国外交部长把罗得西亚问题提交安全理事会。该项决定是为了一个在殖民主义篡夺者摆布下的国家

的利益而紧急动员所作努力的结果。如果欧洲国家的政府在联合国的代表竟然谋求取代他们的外交部长的作用和权力，这些政府会作出什么反应，这几乎是用不着问的了。尽管非洲统一组织的理事会和欧洲委员会是不同的，但我希望安理会原谅我这番离题的话。显然，非洲小组的责任是不要让自己因匆忙出席会议，使非洲小组代替整个大陆的部长理事会而失去理智。

50. 其次，非洲各国政府对工党政府表现出来的过分热情感到惊奇，是不无理由的，因为正是这个政府拒绝使用武力这唯一的抉择而把史密斯推到采取死硬到底的态度上去。

51. 最后，难道不应该问一问，究竟是什么动机竟会驱使非洲各代表团反对它们自己的事业吗？——说是它们自己的事业，不仅是由于同津巴布韦人民有感情上的联系，而且更是由天性、需要和理智所决定的。傻瓜都可以认识到，受到最大影响的，正是我们非洲人。因为罗得西亚殖民主义压迫的受害者，正是我们自己的兄弟。

52. 因此，非洲小组为它们自己的最高利益设置障碍，那是不可思议的。

53. 上述的以及其他不言而喻的理由，有力地反驳了所谓非洲代表力图阻挠召开安全理事会的断言。

54. 根据这个说法，这个唯一真实的说法，安全理事会和世界的新闻界应决定对上述只表明事情的单方面的断言相信到什么程度。

55. 总之，在本质和范围两个方面都有着不可分割的特点的罗得西亚问题，需要进行既广泛又深入的研究。因此，把安理会的辩论限于谴责强加给津巴布韦的合法主人的那个伪共和国，至少也是危险的。当然，鳄鱼的眼泪正在大量地流着，在工党及其政府内更是如此。尤有甚者，根据某些报道，非洲人还被描绘成“美丽辞藻”的爱好者。

56. 因此，英国人士当中的那些耸人听闻的言词，是想用来仅靠魔棒一挥就平息和消除整个非洲的愤怒。

57. 然而我们认为，这个问题必须放在适当的位

置，也就是说，我们的确必须改变津巴布韦人民的命运，而不是把我们自己局限于谴责罗得西亚殖民集团自封的新地位。

58. 正是由于这十分复杂的局势和具有这种特点的活动，确有必要把这个问题的讨论推迟到下周。

59. 这个正式的建议，同赞比亚代表刚才提出的建议是一致的。

60. **卡拉登勋爵(联合王国)**：我想十分简短地谈谈我们刚才听到的两位非洲代表的发言。

61. 首先我想说，我认为在安理会上重提安理会代表在会前私下磋商的东西，并没有益处，也没有用处。我想说的只是：在同安理会其他代表进行讨论时，我必须说的东西是经过十分仔细考虑的。当有人提出推迟的要求，我欣然同意了；而我催促在今天开会，也得到了同我讨论过的那些代表的同意。以前我有机会说过，我赞赏进行那些讨论时所表现出来精神并感激同我谈过这个问题——这是在你，主席先生的明智指导下进行的——的那些人。当然我毫无怨言。

62. 其次，说到赞比亚代表的发言，我要感谢他在发言时表现出来的精神。他所说的有很多是我可以欣然同意的，特别是关于我们的目的的出发点：务必结束该非法政权，务必使罗得西亚全体人民的利益都得到充分重视。听到他那样说，我很高兴；他这样引用我说过的话，我也表示感谢。

63. 谈到布隆迪大使的发言，我只想说，我认为承认的问题是极其重要的，我想这个问题是不应该轻视的，我看他也不见得想要轻视这个问题。我刚才所作的发言，目的是要说：有一个我认为是我们必须实现的单一目的，而且我本人认为我们应该毫不拖延地实现它。这一点，起码是我们可能完全同意立即行动的。

64. 关于这两位非洲代表的发言，我还要说，我们当然欢迎曾参加亚的斯亚贝巴会议的几位外交部长到这儿来参加讨论。我相信他们参加我们的讨论，将会促进我们对这些重大问题的审议。既然非洲那两位代表建议稍为推迟，我当然不好反对。我重申我认为

我们应就承认的问题采取行动。这是我们大家都立即同意的。我希望当我们再开会的时候——我相信这只要一两天之内——我们将首先研究这个问题。在再开会时我还将在敦促这样做。

65. 正如我说的那样，我不会反对非洲那两位代表提出的那项建议。我等待过一两天之后继续进行辩论，并希望届时我们将首先讨论承认的问题；同时，我只想说，我坚信没有任何安理会的代表不同意这一点：应该向全世界发出呼吁，要求任何国家不得承认该非法政权和非法的共和国。

66. 正是出自这样的信念，我准备接受那个建议，为了上述的目的而把我们的辩论推迟一两天。

67. **特伦斯先生(布隆迪)**：鉴于联合王国代表的发言，我认为我应尽可能说明我国代表团的立场；这一立场，也是安理会各非洲代表团的立场。

68. 用不着说，没有任何非洲国家的政府会反对或可能反对谴责伊恩·史密斯宣告所号称的罗得西亚共和国的成立；也不会有任何非洲国家的政府赞助——更不用说同意——承认这个刚在索尔兹伯里成立的共和国。然而我认为，鉴于过去，即从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十一日至一九七〇年三月一日局势的发展，联合王国政府早已知道，罗得西亚殖民者的态度会迫使它在联合国陷于我们今天所看到的这种境地。

69. 因此，要纠正我们过去采取的只满足于进行谴责这样的立场，照我国代表团的看法，我们必须找到一项全面的解决办法，即以最大的努力，既解决表面的方面，也解决本质的方面，因为解决表面的方面，归根到底只能使我们不得不老是把这个问题列入安全理事会的议程。

70. 这个问题是不可分割的。因为，当我们谴责伊恩·史密斯政权的宪法的时候，当我们宣布实行选择性的制裁而随后又实行全面制裁的时候，难道这些亡羊补牢的办法就那么有效，使我们能再采取零敲碎打而毫无效果的解决办法吗？最终结束掉我们现在正在处理的这个局面，难道会不符合安全理事会和整个联合国的利益吗？

71. 因此，我们想充分表明我们的立场。决不是

我们坚持认为：不急于呼吁世界各国政府都保证不贸然承认伊恩·史密斯的共和国政府。但我们相信，如果安全理事会竟再要通过已提交给它的那样的决议草案，那么对我们来说，这会事倍功半，因为在几天之内，我们就得重新处理这个问题，并努力审议这整个问题。

72. 我想联合王国代表会理解，我们并非反对把这个他所提出而列入了议程的问题作为整个罗得西亚问题的组成部分来审议。

73. **马立克先生(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大使先生，在谈到这个正在讨论的问题之前，我想代表我国代表团对你担任安全理事会主席这一崇高职务表示欢迎。请让我说，我们全都同你有同样的希望：三月份仍将是一个和平之月，尽管三月有这样的历史，而它的名字又给人这样的联想。我们也坚信，由于你具有卓越的外交经验、机智和丰富的外交事务实际知识，你会以你的工作所特有的高效率履行责任重大的安全理事会主席的职责。

74. 我们十分仔细地听了赞比亚和布隆迪两位代表的发言，这些发言对今天的会议和为安理会讨论这一重要问题在幕后所作的各方面的准备，都说得很清楚了。我们极为高兴地听到这两位代表提到他们过去对联合王国代表——是他首先把这个问题提到安全理事会来的——所表示的尊重和敬意。

75. 然而，我们不得不感到，联合王国代表对安全理事会非洲各位代表的意见和愿望表示同样的尊重和敬意，这本来是自然的、合理的。这些非洲代表虽然只有三位，却代表了四十多个非洲国家发言。当安全理事会发生这类冲突时，显然，当事双方，或者说得更确切些，安理会所有理事国都必须考虑这些意见和愿望，而不要仅仅考虑那些愿望，不管那是出自一个安全理事会的理事国还是出自同讨论的问题有利害关系的某一或某些其他理事国的愿望。

76. 非洲国家的三位外长经一个著名的国际组织——非洲统一组织特别授权，代表非洲出席安全理事会，讨论对整个非洲和全世界来说都极为重要的南罗得西亚问题。毫无疑问，他们本来会高兴地出席这次会议，并听取卡拉登勋爵的发言。可惜这点被置诸

脑后。卡拉登勋爵今天发了言，而他们却不在场。这当然不可避免地会影响我们今后的讨论。在我看来，如果卡拉登勋爵、安理会的非洲各位代表和我们大家早就注意到所发生的这个不平常的情况，这本来是合理而又自然的。因此，我认为，赞比亚和布隆迪两位代表所作的解释是完全有理由和自然的。安全理事会无疑应对这些解释加以考虑并表示遗憾，表示遗憾是因为同我们将要着手进行的讨论有关系而发生的特殊情况被漠视了，还因为安全理事会今天的会议在非洲国家三位外长不在场的情况下开始了；他们是被特别授权代表非洲及其国际组织出席这次会议以讨论南罗得西亚种族主义政权针对该国的津巴布韦人民采取单方面非法行动——我想这是我们大家都承认的——这样一个紧急而又重要的问题的。

77. 承认和不承认的问题也发生了。拒不承认这个非法政权的问题无疑具有重大的国际意义。然而，从另一个观点来探讨这个问题也是恰当的：仅仅不承认就够了吗？我国代表团还有必要在后一阶段就这个正在讨论的问题发表我们的看法。然而，即使在今天的会议上也仍然不可避免地产生这样的问题：所有国家不承认这一非法政权就够了吗？我们同意非洲各国及其代表们认为这是不够的这种意见。这是无须多说的。我们因此不应借口说这是某种特别重要的政治行动。不言而喻，南罗得西亚非法的种族主义政权不应得到有自尊心的国家的承认。然而，这是不够的。我想，要是我们都同意下周就这个问题举行一次常会，我们大家，包括联合王国代表在内，都会感到有益处。我不指定哪一天，因为我不知道非洲各位代表的愿望——在这问题上我们将支持他们——就假定在星期二吧。我们大家可以好好利用这段时间，考虑这个问题，在目前形势下该采取什么更有效的措施。我们希望联合王国代表也将考虑这个问题。

78. **卡拉登勋爵**（联合王国）：我不想拖延这次讨论。我要说的只是：关于苏联代表的发言，我感到高

兴的是，他公开表示同意我所说的关于承认的问题是重要而又迫切的说法。我猜想他原来是不打算参加我们今天上午的讨论的。但可惜的是，苏联代表顶不住要进行挑拨离间的诱惑。我只想对他说，他今天的发言弄错了方向，找错了对象。

79. 事情的经过是——也许他不知道，但我要告诉他——非洲各代表从建议安理会要开会的第一天就已经要求延期开会，我同意了。其后，鉴于承认问题的重要性和迫切性，我要求我们最晚应不迟于今天开会。他们也同意了。磋商就是这样进行的，他们也该这样做。我没有什幺怨言。我对这样讨论表示赞赏。

80. 我认为，在现阶段我们大家已表示了同意的情况下——我对延期几天不提出异议，虽然我们认为大家应尽快采取行动，我们却不得不考虑和继续进行那些不会给我们安理会带来好处，或者说，的确也不会带来声誉的讨论，那是无益的，也是不幸的。

81. **马立克先生**（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我可以向卡拉登勋爵保证，我之所以作简短的发言，不是因为受到什幺诱惑，而是出于一种正义感。我不认为卡拉登勋爵的原意是要剥夺我对这问题和对已经出现的局面发表我自己的看法的权利。

82. **主席**：现在既然已经没有人再要发言，让我首先对联合王国代表对我国所说的极为友好的话表示感谢。对哥伦比亚人民来说，把我国比作一所大学，这将使我们永远引以自豪。

83. 我也想对赞比亚、布隆迪和苏联的代表对我担任安全理事会主席所说的鼓励的话表示感谢。

84. 赞比亚和布隆迪两位代表建议会议延期举行。如无异议，我就照办。按照我同安理会各位代表的磋商，安理会下次就这项目召开的会议将在三月十日星期二下午三时举行。

中午十二时十分散会。

كيفية الحصول على منشورات الأمم المتحدة

يمكن الحصول على منشورات الأمم المتحدة من المكتبات ودور التوزيع في جميع أنحاء العالم . استعلم عنها من المكتبة التي تتعامل معها أو اكتب إلى : الأمم المتحدة ، قسم البيع في نيويورك أو في جنيف .

如何购取联合国出版物

联合国出版物在全世界各地的书店和经售处均有发售。请向书店询问或写信到纽约或日内瓦的联合国销售组。

HOW TO OBTAIN UNITED NATIONS PUBLICATIONS

United Nations publications may be obtained from bookstores and distributors throughout the world. Consult your bookstore or write to: United Nations, Sales Section, New York or Geneva.

COMMENT SE PROCURER LES PUBLICATIONS DES NATIONS UNIES

Les publications des Nations Unies sont en vente dans les librairies et les agences dépositaires du monde entier. Informez-vous auprès de votre librairie ou adressez-vous à : Nations Unies, Section des ventes, New York ou Genève.

КАК ПОЛУЧИТЬ ИЗДАНИЯ ОРГАНИЗАЦИИ ОБЪЕДИНЕНИЙ НАЦИЙ

Издания Организации Объединенных Наций можно купить в книжных магазинах и агентствах во всех районах мира. Наводите справки об изданиях в вашем книжном магазине или пишите по адресу: Организация Объединенных Наций, Секция по продаже изданий, Нью-Йорк или Женева.

COMO CONSEGUIR PUBLICACIONES DE LAS NACIONES UNIDAS

Las publicaciones de las Naciones Unidas están en venta en librerías y casas distribuidoras en todas partes del mundo. Consulte a su librero o diríjase a: Naciones Unidas, Sección de Ventas, Nueva York o Ginebra.
